



佛教改革大師

蔡吉堂

太虛大師，浙江人，十六歲出家。一九零五年受戒於天童寺，因聰慧過人，深得戒師寄禪（即八指頭陀）賞識，得到培養和深造。因他博覽藏經，曾到日本參觀佛教，深感國內佛教徒腐敗無能，乃提出改革佛教辦法。成爲吾國改革佛教著名人物。茲將其一生對佛教貢獻畧述如下。

一、參加革命

大師青年時代，生活在深山古剎，一九零八年，因遇革命僧華山，得讀康有爲的『大同書』，梁啟超的『新民叢報』、嚴復的『天演論』、譚嗣同的『仁笈』等書，使他受革命浪潮沖擊，離開深山。同年秋天又遇革命僧棲雲，介紹他看章太炎的『新民報』、鄒容的『革命軍』等書報，因棲雲是由日本返國，潛圖革命。同年二月大師偕棲雲抵廣州，爲雙溪寺住持，時與國民黨人潘達微、朱執信、鄒海濱等往來。大師當時思想乃由君主立憲而國民革命，當時大師與朱執信等參加秘密集會，從事起義工作。

三月廿九日廣州起義失敗，黨人殉難者七十二人，葬於黃花崗，大師作詩以吊之。詩云：

一、書劍原成千古恨，英雄化作兩間塵。
從今刪却閒愁苦，臥看荒荒大陸淪。

二、孤吟斷送春三月，萬事都歸夢一場。

護取壁間雙寶劍，休教黑夜露光芒。

三、南粵城裏起戰爭，隆隆炮聲驚天地。
爲復民權死亦生，大書特書一烈字。

二、改革佛教

一九一三年，各省佔寺奪產之風甚熾，中大教授邵爽秋提議將佛教寺產興辦學校，僧界陷於紛亂，要組織佛教總會，未獲政府批准，衆舉八指頭陀寄禪北上，爭取早日成立。適逢內政部杜某，擬提撥寺產辦教育，寄禪力爭無效，憤甚！當晚回法源寺即

圓寂。當時熊希齡等即報告大總統，中華佛教總會章程，始經內政部批准設立，佛教寺產得以保存。

在寄禪老和尚追悼會上，大師提出佛教宜三種革命，一組織革命；二財產革命；三學理革命。大師主張佛教寺產應歸佛教所公有，辦僧教育，僧衆按勞取酬。舊佛教徒認爲和尚談革命是駭人聽聞，羣起反對。

一九一二年，孫總理在南京就臨時大總統，大師憑藉和國民黨的關係，在鎮江金山寺，組織佛教協進會，着手改革佛教。在召開大會時，出席僧衆及來賓六百多人，大師任主席闡明協進會宗旨和任務，後由仁山師提議，在金山寺辦佛教協進會，創辦佛學院，全部寺產充作經費，得到全體通過。大師此舉使整個佛教界大爲震動。一些守舊僧人，怕危及他們利益，於是就瘋狂反撲，大打出手，演成流血事件，仁山等受傷，兇手被判徒刑。協進會佛學院都辦不成，但是經過此番活動，對佛教徒改革有推動作用。

當時大師三種革命，引起佛教徒極大注意。組織革命就是制度改革，因自佛教傳入中國後，在內部建立宗派制度，成立子孫制，產生很多不良後果，他主張徹底摧毀。財產革命，所有佛教寺產，應歸佛教所公有，用作培育僧才及興辦慈善事業。教理革命，過去佛教，會被統治階級用作愚民工具，大師主張今後佛教應多注意現生的問題，如果學習人本主義的佛教，要發願成佛，必須先立志作人，和成人成即佛成的著名論斷，把佛教從封建迷信的「神教」「鬼教」中解放出來。大師三種革命是我國佛教史上第一次教制、教產、教理提出全面的改革，但因佛教內外保守勢力的阻撓未能實現。

一九二三年，大師赴日本參加東亞佛教大會後，越年九月即往新加坡弘法，陳嘉庚先生陪他參觀橡膠園、工廠、商店後即返國。十九日乘輪過廈，南普陀寺轉逢和尚、常惺法師等到輪上迎大師在廈小留，二十日南普陀寺邀請廈門各界領袖，舉行隆重歡宴，與大師同席者有廈大校長林文慶，教授周樹人（即魯迅）、

孫貴定、張頤、沈士遠、莊澤宣、顧頤剛、陳定謨、羅培常、繆子才等。另一席爲商會長洪鳴儒、余超，日本西本願寺僧神田惠雲，王振邦、蔡吉堂等。二十二日大師偕閩南佛學院院長常惺，赴廈大參觀，應林校長之請，爲該校師生講「緣起性空之宇宙觀」。二十三日，廈門各界在教育會歡迎大師演講，題爲：「大乘佛教的眞義」。二十五日大師遊虎溪巖，白鹿洞等山巖，賦詩一律，當時廈門詩人陳丹初等均有和詩，眞愚也有和詩。

一九二七年，廈門市南普陀寺住持會泉任滿，常惺法師推薦大師爲住持，派轉逢和常惺二人赴滬禮請，蒙大師俯允，即偕二人來廈。二十九日大師舉行進寺禮，兼任閩南佛學院院長，寺務以轉岸師爲監院，轉逢和尚爲都監，常惺法師赴滬任佛教總會秘書長。十月十七日大師在廈門主持閩南佛學院開學典禮，會覺、蕙庭、滿智等爲教師，大師即於是日講「救僧運動」。

一九二九年十二月間，大師來廈門南普陀寺，在閩南佛學院講「中國學僧現時應取的態度」，十六日大師應集美女中何達安請講「佛學人生觀」。

一九三零年一月十九日，大師「歐美環游記」編成，付大東書局印行。大師乃偕轉逢、弘一等赴泉州游開元寺、承天寺、崇福寺，參觀葉青眼主辦的孤兒院。應泉州民衆教育館請講「從無我唯心的宇宙觀到平等自由的人生觀」。越日應晉江佛教會歡迎講「佛教是本慈悲心和智慧心所組成的」。二十九日大師等往遊「洛陽」橋後，即偕轉逢等去南安小雪峯寺過春節。

二月廿八日，大師爲閩院師生作課外演講，講「改革僧伽制度」，他說：「我國寺廟制度，多按禪宗的清規建立起來的。近代因爲道高德重的長老不多，清規也逐漸失去約束的能力。且各個寺廟又都是個獨立的山頭，各有家風，所謂「出門三五里，各處一家風」，這樣就使禪門的清規變成名存而實亡。加上這些寺廟大部份在山區，使僧衆脫離社會，脫離羣衆的清高奇怪惡習」。他又對近代佛教評論編者說：「僧伽高者隱山靜修，卑者賴佛求活，惟以安分坐享爲應分，此我國僧尼百年來之弊習，而致佛

化不揚，爲世垢病之一大原因也。」大師乃提出整理僧伽制度的口號。大師「整理僧伽制度論」發表於一九一五年。一九二七年發表「僧制今論」。一九三零年又改變觀點，提出「建僧大綱」主張全國寺廟不分宗派，建立統一的三級僧制：

一、學僧制 約一萬人。設律儀院二年，教理院四年。研究院三年，參學院三年，共學十二年。除文史哲達到大學本科水平外，對教歷史，主要經論，使各教派思想都能通達，通過教育，把出家僧尼提高成爲高級知識份子。

二、職僧制 約二萬五千人，下設五個部門：

- (1) 佈教所五千所，每所一人至二人，共約九千人。
- (2) 醫院、慈幼院、殘廢院、賑濟會、工作人員約七千人。
- (3) 律院、教理院、及文化事業機關教職員五千人。
- (4) 教務機關辦事員三千人。
- (5) 研究院、參學院辦事員一千人，這些僧尼具有精明強幹能力，又能安於職守，廉潔奉公。

三、法僧 對那些喪失工作能力，年老多病的僧尼，把他們集中到山林寺廟裏去靜養潛修，使老有所養，全國各寺均可設一所德僧院。對那些混進佛教隊伍，賴佛度生的人，可以勸其退出寺廟。

三、抗日救國

一九三一年，大師爲瀋陽事變發生，即立發表爲瀋陽事件告臺灣、朝鮮、日本四千萬佛教徒書，勉以秉承佛訓，起而革日本軍閥政客之命，文長從畧。又於一九三二年三月十八日，大師痛心於中日民族之自相殘殺，發表「因遼瀋事件爲中日策安危」。大意謂「戰則必致兩敗，和則相得助益。否則不歸美，即歸俄，

恐中日非復東亞之主人矣！」

一九三九年，大師應組訪問團事，在國際反侵略協會歡送會中，大師發表佛教立場，提出武力防禦與文化進攻之說。訪問團訪問緬甸，印度，錫蘭（即現在的斯里蘭卡）、新加坡、越南等國，訪問成功，得到各佛教國表示同情援助。大師又爲抗日救國事，勸吾國佛教徒組織救護隊運輸隊工作，爲抗日救國做出不少的貢獻。

四、要捨命護教

一九一三年，各省佔奪寺產辦學之風甚熾，當時又有大學教授邵爽秋提議將佛教寺產充作教育經費，各省寺廟僧尼惶惶不安，政府又不允許組織佛教會，寄禪（八指頭陀）北上請願，憤而圓寂。後得允設佛教會，各省佛寺始得安定。一九四三年十一月，內政部忽頒布八月間修正之寺廟興辦公益慈善事業實施辦法。內定由縣市政府主組委員會徵收興辦，致各地佛教陷於紛亂。大師通電反對，內政部不允取消。竟謂該辦法是參考大師致行政院建議文而訂，使大師成爲「象矢之的」。大師憤而致書蔣介石，捨命力爭。

其文畧謂「內政部所修訂辦法，是由縣市政府鄉鎮保甲爲刀俎，而寺僧爲魚肉，可立致全國佛教被摧殘者也。而振興僧寺發揚佛教，以利益國家民族及世界人類，爲太虛第一生命。太虛對於中日文化，世界學術之貢獻非淺，而抗戰在國民一份子之佛教徒立場上……對於抗建之努力亦不爲少。今未蒙中樞之佛教主管司科之諒察，時有摧殘僧寺，危亡佛教，以斬絕太虛第一生命之舉動，則太虛固無負於國人，而國人實有負於太虛也！如荷矜察，而令主管官署取消，則太虛當在佛教徒立場上，倍加努力，贊襄復興中國民族之盛業，不然，則不能坐視寺僧被摧殘，佛教危亡，而再覓顏苟活於斯世也！書上蔣介石乃令內政部取消，佛教得以保存。」

五、作育僧才

一九二二年，大師最先開辦武昌佛學院，一九二五年主持閩南佛學院，同年在廬山辦學館，一九二八年倡辦世界佛學苑，一九三零年辦柏林佛學院，同年開辦漢藏教理院。一九四三年創辦巴利文三藏學院。大師一生創辦佛教教育事業，培育僧才很多，現在東南亞各國都有他的學生在領導佛教弘法，如馬來西亞竺摩法師，新加坡的演培法師，國內如北京中國佛教會的深通藏文的法尊法師，巨贊法師（均已圓寂）都是他培養的，如現在台灣的法印順法師，日本贈給他博士，也是他的門徒。

六、佛學改革

一九二一年，大師在『僧自治說』一文說：佛之因行以敬三寶報四恩爲本，應隨時代之不同而有差別，在自由的社會裏，應從事農礦，農工，醫藥，教育，藝術，爲成佛之因行。在和平的全民主義下，則加爲警察、律師、官吏、議員、商賈等。」他認爲從事社會職業，利益人羣，造福社會，才是成佛的因行。離此別求什麼佛法，那是違背佛乘，斷絕佛種的行爲。

大師的佛法是以人類爲中心，破除迷信鬼神色彩。他的人生佛教要點，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，以仁義代替殘殺，以義利代替偷盜，以禮節代替邪淫，以誠信代替欺騙，以節制飲食代替酗酒暴食，做一個人格圓滿的人。推而廣之，國與國之關係，以和平友好代替戰爭仇恨，這樣人間，人人都是佛，處處即是佛國。

從佛教制度上，他認爲佛教徒首先是一個公民，公民的義務和責任，是建設國家，保衛國家。只有盡了公民的責任，才能談得上酬報四恩，福利社會，以佛教徒的三皈、五戒、十善來要求自己言行。他認爲佛教徒不能把信仰當成職業，賴此謀一身一家之生活。信仰是個人的私事，每個宗教徒必須有一正當的社會職業。

一九四零年他在「復興中國佛教應實踐今菩薩行」一文中說：今菩薩行實行者，要養成高尚的道德和品格，精博優良的佛學和科學知識，參加社會各部門工作，如出家的可以參加文化界、教育界、慈善界等工作。在家的則政治界、軍事界、實業界、金融界、勞動界、使國家社會民衆，都得佛之利益。大師這一設想，突破二千年佛教制度，把和尚尼姑一變而爲文學、藝術、考古、博物、大中小各類學校，民政救濟、社會服務、醫療衛生等部門工作人員。這一設想在大師時代沒有實現，仍是今後佛教發展的必然趨勢。

大師心目中的佛教徒，是以知識份子爲對象，也只有知識份子才能爲佛教增添光彩，而那些愚昧的人，是和迷信有着天然血緣關係的，除了給佛教抹黑之外，一無所知。大師一生辦雜誌，辦教育的目的，在於改進佛教徒的素質，使之適應於時代潮流。

綜述太虛大師上面六點，是對中國佛教作出很大的貢獻。他對佛教提出大膽的改革，才能培養很多僧才。他對歐、美、日本弘揚佛教，對我國在國際上的地位，也提高不少。惜哉他盛年圓寂，否則當對世界人類的貢獻更大。今年是大師圓寂四十週年，內明要出紀念特刊，徵稿於余，現將所知幾點，聊以塞責，希望深知大師的高僧大德賜予指正。

太虛大師紀念塔落成始末記：

近代新佛教運動領袖，故太虛大師，浙江崇德人，早歲出家，從八指頭陀及楊仁山居士治禪學及佛學，博通三藏，融貫古今，先後主持武昌佛學院及閩南佛學院，培育僧材，諸多建樹，著作等身，世所共仰，其間住持南普陀寺六年，清規嚴肅，住家恆逾千指，使此南閩叢林蔚爲海內外名刹，中年弘法歐美，歷遊英、法、德、美諸國，闡揚佛教文化，被推爲近世佛學界之泰斗，

抗戰期間，率領代表團訪問東南亞各國，宣傳反抗日本軍國主義之侵畧，功績卓著，勝利以後，自渝返滬，正欲為革新佛教而努力，可惜衆生福薄，大師於一九四七年示寂於上海玉佛寺，時年僅五十九歲，羣生眼滅，四衆悲仰，廈門市佛學會諸弟子，特赴上海恭請舍利七顆來廈，塔於虎園路半山堂，頗壯觀瞻，後以部隊興建高樓被擱，遂蕩然無存，去年海外法門諸法侶，念大師為一代高僧，應有遺塔以誌永念，發起募集淨財，於南普陀寺後山，太虛亭上，重建紀念塔，蒙中國佛教協會趙樸初會長賜題塔字，及舊作挽詩、鐫石。籌備中，關於塔式樣，得到北京林子青居士及塑佛專家靜遠居士之建議，採用寧波阿育王寺寶篋印塔型建造，塔身純用花崗石建造。高六·六米，基座寬二·卅四米，塔蓋一·八十六米，其間承竺摩法師與虞愚教授，分別題選詩偈及塔銘，妙湛法師督修圓滿，竣工。塔型優美雄偉壯觀，計共費數萬金皆由海內外縑素惠施，吉堂忝列大師門牆，塔成歡喜讚歎，固畧記其因緣如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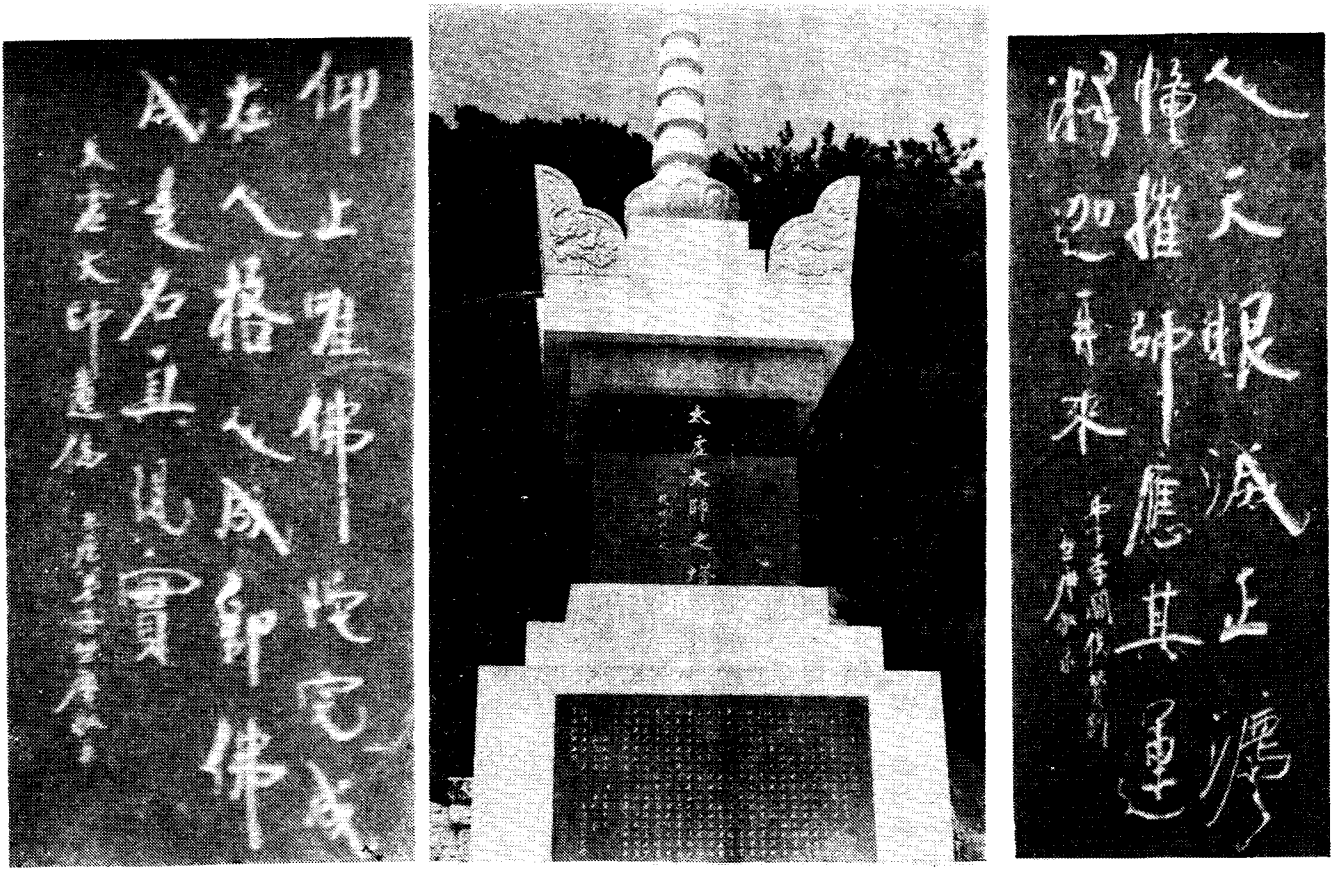
佛曆二五二九年歲次乙丑浴佛節 慧誠居士蔡吉堂謹記

太虛大師之塔施資功德碑

太虛大師為近代新佛敎運動領袖，通三藏，世所尊仰。一九二七年住持南普陀寺，興辦南普陀學院。前後六年，塔有僧伽，是蒙今海內外法名賢多出其門，中孚得道，歐美各國佛敎界，亦多蒙其教。民國卅一年，大師代表團訪問東南亞各國，宣傳反侵略運動，功績卓著。勝利後，自渝返滬，正欲為革新佛敎而努力。不幸於一九四七年示寂於上海玉佛寺。時廈門佛學會諸弟子，特赴上海恭請舍利七顆來廈，塔於虎園路半山堂。頗壯觀瞻。後以部隊興建高樓被擱，遂蕩然無存。去年海外法門諸法侶，念大師為一代高僧，應有遺塔以誌永念，發起募集淨財，於南普陀寺後山，太虛亭上，重建紀念塔。蒙中國佛教協會趙樸初會長賜題塔字，及舊作挽詩、鐫石。籌備中，關於塔式樣，得到北京林子青居士及塑佛專家靜遠居士之建議，採用寧波阿育王寺寶篋印塔型建造。塔身純用花崗石建造。高六·六米，基座寬二·卅四米，塔蓋一·八十六米。其間承竺摩法師與虞愚教授，分別題選詩偈及塔銘，妙湛法師督修圓滿，竣工。塔型優美雄偉壯觀，計共費數萬金，皆由海內外縑素惠施。吉堂忝列大師門牆，塔成歡喜讚歎，固畧記其因緣如此。

新加坡龍山寺 范堂寺 廣義 廣海 廣沙 廣祥 廣純 印實 妙壽 明真
 志光 性仁 賢修 妙華 律南 律文 遠成 寬嚴 慧圓 慧成

佛曆二五二九年歲次乙丑浴佛節 蔡吉堂謹識 陳美祥敬書



字題之側塔於師法摩竺為旁兩，塔師大虛太之陀普南門廈為間中